

外籍华人拍下重达15斤东京审判资料

计划带回中国研究,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

记者 李苗 徐宁 杜嘉文

近日,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从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小型拍卖行,成功竞得东京审判检察官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的档案。这批档案内含南京大屠杀证人书信、检察官手稿及工作记录等资料。

刚发现这份档案时,段宇豪便意识到它的重要性,随即花费四万美元将其拍下,专程从加拿大驱车赶往美国取回。目前,段宇豪正着手整理研究,后续将携档案回国。

据悉,大卫·尼尔森·萨顿是东京审判期间的核心检察官之一,主要负责收集日军侵华罪行及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同时也是起诉侵华日军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重要人物。

远程参与的竞拍: 数十轮竞价如同开盲盒

“我对侵华罪证、南京大屠杀史料文献这类信息一直很敏感,大概在拍卖前五天,搜索时偶然发现这批东京审判相关档案。”段宇豪在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时回忆。

段宇豪称,一个月前,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时,偶然注意到美国马里兰州一家小拍卖行内,有一批标注为“东京审判检察官私人档案”的拍品,内含上千份、约四五千页资料,重量达15斤。

由于距拍卖行较远,前往现场需多次转机,段宇豪选择远程



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在拍卖会上竞得的东京审判资料。

参与竞拍。但档案体量庞大,拍卖行无法逐一拍摄展示细节,所以刚开始他对档案内容的了解也十分有限。“我就反复和拍卖行沟通档案具体内容,后来咨询朋友、做了背景调查,才确认萨顿是负责中国取证的关键人物。”

尽管未看到完整档案,段宇豪仍抱着“开盲盒”的心态参与竞拍。“我认为这批资料真实性没问题,里面有大量私人信件、签名,这些没法造假,但它的价值不好估量。因为它对中国人来说是独一份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只要能承担,就一定要拿下来。”

竞拍过程中,这批起拍价仅400至500美元的档案,引发多人角逐,经过数十轮竞价,段宇豪

最终以4万美元得手。拍卖结束后,他专程从加拿大驱车赶往美国,将这份珍贵档案取回。

档案背后的足迹: 正义人士为取证而奔波

段宇豪告诉记者,档案中既有萨顿对东京审判的个人见解,记录了庭审中的细节和法系差异,还有感谢南京大屠杀证人的信件、证人出庭的相关记录。“尤其是萨顿写给东京审判重要证人、金陵大学前副校长贝德士的一封信中,提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承认‘松井石根等人在南京犯下的军纪行为无借口’。”

“萨顿生前把庭审记录等捐

给了他的母校,但他和南京大屠杀证人的通信、同事间的交流信件、修改过的文稿初稿这些私人内容,没捐出去。”段宇豪透露。

据悉,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之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顾问裘劭恒,美国检察官莫罗、助理检察官萨顿多次赴南京实地调查取证,寻访幸存者与目击者,带证人去东京作证,并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带去东京。

“它不是冷冰冰的史料,而是能看到当年审判背后,各方如何沟通、取证,如何为正义努力的鲜活记录。”段宇豪说。

“无价”的收藏: 让更多人知道历史真相

“这批东京审判档案是无法用价格衡量的,因为没有同类档案可比。”目前,段宇豪正逐步整理该档案,计划先解读其中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部分,“后续会尽我所能整理这部分内容,更专业的解读还需要专家和学者帮忙。”

段宇豪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了解到情况后,也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

12月12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处获悉,正在联络核实中,“若能确认该档案真实性,将能补充大量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证词,让史实依据更充分。”

“这批东西一定会带回中国。”段宇豪表示,自己的初衷并非私藏,而是分享。“很多档案放在档案室里没有多少人看。而我希望这份档案能被研究、被看见,让更多人知道东京审判的细节,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除了这批档案,段宇豪此前还收藏了大量老照片,以山东老照片为主,数量远超档案收藏。“很多老照片原本是一整本相册,却被世界各地的人拍走,散落在不同地方。我拍照片、拍档案,都是想尽量把它们完整保留下来,不让历史碎片流失。”

相关新闻

日本“和平”纪念馆悄然转向,企图掩盖侵略历史

今年10月,日本长崎市公布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改陈草案,拟将馆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在草案审议过程中,有人甚至主张删除相关展示,引发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

该资料馆的改陈事件并非孤例。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华社记者历时数月走访调查发现,日本多地“和平”纪念馆正在悄然转向——不少展现日本对外侵略历史、揭示战争真相的展陈内容被有意弱化、缩减甚至删除,能够系统、客观呈现日本加害历史的展馆已寥寥无几。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是日本较早删除“侵略”表述的战争博物馆之一。该馆曾是日本重要的反战和平教育研究基地,因长期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而遭右翼势力猛烈攻击,被贴上“自虐史观”标签,一度陷入闭馆危机。2015年,该馆重新开馆,涉及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慰安妇”等反映日军侵略行径的展品被撤下,只剩下大阪遭美军空袭等受害叙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日本各地“和平”博物

馆战争史展示的专家山边昌彦指出,关于日本发动战争责任的核心内容在展馆中几乎不再呈现,“这种转向正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典型表现”。

类似妄图淡化及逃避历史罪责的展陈内容“更新”也出现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

2017年翻新后,该馆内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示只有寥寥数语:“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战争旷日持久,许多日本士兵在战场上阵亡,客死他乡。同时,在‘南京事件’中,不仅中国士兵,还有战俘、平民和儿童也成了牺牲者。”这与资料馆翻新前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占领”一词被直接抹去;“屠杀”被“牺牲”取代;“南京大屠杀”被轻描淡写成“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为30万的历史事实更是不见踪影。而没有改变的是,日本始终将这场侵华战争称为责任平等的“日中战争”。

这是历史的倒退,将日本的侵略和加害责任描述成第三方视角的叙述,这与历史修正主义并无本质不同。”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石田隆至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实施的暴行,这是无可

争辩的事实,用‘牺牲’这种仿佛描绘天灾的词语来描述‘屠杀’,并刻意隐去行为主体,这已近乎篡改历史。”

作为日本少数坚持直面侵略历史、倡导和平理念的公立博物馆,位于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长期展示日军“慰安妇”制度和南京大屠杀等重要历史事实。在2022年翻新期间,馆内部分策展工作人员及行政人员曾试图以“通俗化”为由,要求撤下上述史实的展示。此举遭到以立命馆大学教授田中聪为代表的学术团队强烈反对,他们甚至以集体辞职表达抗议,最终迫使管理方撤回了该改陈方案。

该馆时任副馆长市井吉兴撰文指出,如果上述方案得以实施,将会淡化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责任。在当下日本试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所谓“国家正常化”、成为“可进行战争国家”的背景下,许多常识正面临被彻底改写的危机。

今年9月,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举办所谓“终战”主题展览,将战争起点界定为“1941年12月8日”,日本与美国、英国交战”,未出现任何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

表述。山边批评道:“如果只从1941年讲起,就变成了仅是美日之间的战争,而其实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才是更重要的部分。从‘明确是侵略战争’性质的层面来看,应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

目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仍在讨论关于南京大屠杀表述的改陈方案。日本市民团体“要求向世界传达原子弹爆炸真相的长崎市民会”呼吁该馆保留“南京大屠杀”和“侵略”等表述。该市民团体表示,在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看来,日本修改相关表述不过是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回溯过往,山边指出,与上个世纪90年代相比,日本展馆在展示加害历史方面出现了明显倒退。近年来,受右翼势力施压,随着各地展馆陆续翻新,这些展馆中关于日本加害历史的展示整体呈现收缩趋势。

更令人警惕的是,“美化对攻队之类的肯定日本发动战争、美化侵略的叙事有所增加,这无异于是把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他指出,这一变化折射出,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正在日本社会蔓延。关于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山边认为,其一,日本政府在

历史认知上右倾化加剧,诸如设立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对如何展示日本战争历史产生了政策导向性影响;其二,随着日本朝野右翼势力整体增强,很多展馆面对右翼团体施压选择了妥协。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认为,日本历史教育的长期缺失是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蔓延的又一大原因。

藤田指出,日本当局近期不断抛出涉台错误言论,但由于历届政府对教科书内容横加干涉,淡化甚至否认侵略历史,导致年轻一代对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加之右翼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使得许多日本民众无法认清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极端危险性和战争挑衅本质。他认为,日本必须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历史教育,让他们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与加害责任。

山边指出,日本在历史教育上持续倒退,年轻一代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希望日本“和平”纪念馆能真正担负起历史教育的职责,通过客观展现日本战争历史,让更多人明白和平的可贵,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据新华社